

佳期如许（甜甜的番外）

入职小半年，尤佳期就怀孕了。

跟领导打报告的时候，她分外忐忑，想到今天早晨盛砚书还在问自己，「用不用我跟你领导谈？」

佳期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

她不是初出茅庐的女大学生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肯定会遭到尤川泽的白眼。

胆战心惊地递上假条，老领导痛痛快快地批了，让佳期受宠若惊。

时间还早。

盛砚书车停在楼下，原本以为她还要好一会儿，跟领导磨磨嘴皮子，眨眼的功夫，他的小妻子就从里面走出来。

个头小小的，平底鞋，一头柔顺的披肩长发，发梢随着走路轻轻摇动。

盛砚书笑起来。

他提醒过佳期很多次，要看路，她果然记在心里，过马路的时候左瞧右看，确认安全后，才笑吟吟地向他跑来。

心里被什么柔软的东西击中，盛砚书想起很久以前，自己第一次在尤川泽的手机里看到的小姑娘。

那天她很伤心，鼻头红红的，眼睛肿成两个核桃，齐齐的刘海被晚风吹得朝天上飘。

说话的时候带着鼻音，十足的哭包。

从通话内容来看，她分手了，大概因为她男朋友太过分，小姑娘气得絮絮叨叨了两个小时，最后尤川泽睡了，用一本医学资料书盖在脸上。

盛砚书突然觉得这姑娘很可怜，还很搞笑，硬生生把痛苦的分手经历讲成了枯燥的睡前故事会。

盛砚书翻了一页材料，笑笑，打算听下去。

总不能让小姑娘的辛苦白费不是？

讲到凌晨，她累了，抽抽搭搭地说：「哥哥晚安。」

盛砚书笑着，替尤川泽说了句：「晚安」。

佳期也许现在都没察觉到，当年的「晚安」，有一大半，是他跟她说的。

出神的功夫，佳期已经走到面前来。

她晃了晃手里的批假条，笑得像个得逞的小兔子，「走吧走吧！我今天高兴，请你吃饭。」

其实盛砚书今天也高兴，昨晚佳期说梦话了，他半夜被吵醒，翻了个身，佳期就软软地贴过来，喊了句「老公」。

那一刻，他突然觉得很真实。

他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妻子，即将有一个像他们两个的孩子。

这不是梦。

盛砚书是家里独子，父母忙着搞事业，从小就是一个人过节、上学放学吃饭，习惯了孤独，为人处世一直保持距离。

后来毕业工作，被尤川泽缠上，才知道世界上原来有人属蝮蝮，一秒钟不张嘴就难受。怎么有人这么烦呢？

直到认识了佳期，他才知道这事分人，佳期说话就挺可爱的。

尤其午夜情感剧场。

他能容忍自己跟尤川泽「厮混」，一大半是因为他妹妹。

两个人上了车，尤佳期电话铃声响起，是个令人愉悦的铃声。

她低着头，从包里翻出手机一看，气鼓鼓地翻了个白眼，「我哥……」

「不想接就不接。」

盛砚书一边开车，一边安慰沮丧的妻子。

尤川泽说得没错，他就是惯她。

大了 6 岁，就该惯着。

佳期低着头，不知在想什么，过了会儿小心谨慎地接通电话，「喂？」

透过电话，盛砚书听清了尤川泽的话，大致意思就是远房表姑来了，会算命，让盛砚书带着佳期回去一趟。

都说学医是无神论，可自从尤川泽当了准爸爸，一天比一天神叨，恨不能把老婆供起来。

佳期的月份比他家的大一点，她看了盛砚书一眼，说：「我不去……我才不信呢……」

她说话的功夫，盛砚书调转了车头，驶入对面车道。

佳期挂掉电话，问，「我们去哪啊？」

「回趟爸妈家，亲戚来了，不打声招呼说不过去。」

佳期盯着盛砚书淡定的侧脸，狐疑地眨眨眼，「你不会也想听吧？」

30 多岁的老男人还信这个？

还是两个都信？

盛砚书伸出一只手，按住佳期头顶让她向前，「看路，不然待会要晕车了。」

对于这位远房表姑，佳期一点印象都没有。

听妈妈说，当年她和尤川泽出生的时候，表姑来过一次，算准一双儿女姻缘都不错，将来双喜临门。

可吉祥话谁都会说啊。

反正佳期是不信的。

饭桌上，两个准爸爸敬了表姑一杯酒。

表姑喝得醉醺醺的，睁着朦胧的眼睛把四个人看了一圈，摇摇头，

「几个孩子以后福缘不错，但是生孩子的时候，得破点财。」

话一出，尤川泽的表情明显变了，相较之下，盛砚书淡定很多。

表姑指指尤川泽，「你，尤其多。」

尤川泽脸色刷就白了，「我们都是定期产检的。」

表姑摇摇头，「跟这个没关系。」

这一句话，导致尤川泽在老婆生产前，把所有的死期存款都提出来。

嫂子私下里跟佳期说：「我觉得尤川泽有病，病得不轻。」

佳期如遇知音。

后来是佳期先生生产，一向淡定的盛砚书，因堵在产房门口碍手碍脚，被主任扣了 200 块钱，连盛院长的面子都没给。

盛砚书干脆换了衣服进去，亲自守着佳期生。

盛院长携夫人与尤家父母等在外面。

等门一开，盛砚书脸色发白。

见过那么多大场面，最后连佳期的手都攥不住，一个劲儿地抖。

一群亲友呼啦全围上去，盛砚书便被挤到了外面。

最后屋里只剩下他和佳期的时候，盛砚书伏在佳期枕边，只说：

「不疼了……以后都不让你疼了。」

佳期仰着汗涔涔的小脸，对着盛砚书要水喝。

盛砚书就一勺勺地喂。

俩人腻歪起来，羡煞旁人。

到了佳期嫂子进去，尤川泽直接因院内大声喧哗，被扣光了当月全部工资。

佳期后来笑得肚子痛，别说，表姑还真有点本事。

有了儿子，两人的夜晚就不那么美好了。

盛砚书请了阿姨，尽可能让佳期睡个好觉。

他和阿姨轮番上阵，佳期睡觉浅，总被吵醒，不出半个月，佳期瘦了一圈，补都补不回来。

于是，盛砚书和盛骁的仇就结下了。

盛骁三岁那年就被赶出家门，逼上梁山投奔了不靠谱的舅舅。

尤川泽至今还在记恨盛砚书对佳期下手的事儿，于是和三岁的外甥组成了「反盛砚书联盟」，对盛砚书采去一切仇视态度，绝不妥协。

尤章小朋友在吃着奶嘴的年纪，被迫加入了这个联盟。

这一日，盛骁要吃汉堡。

尤川泽带着外甥和儿子，坐在快餐店里，他给盛骁买了份儿童套餐，给自己买了三份，匀了尤章一口。

爷仨面对面坐着，盛骁指指尤川泽背后：「舅舅，美女。」

尤川泽头都不回，一口咬掉 2/3 的汉堡，「你舅妈不让我看美女。」

尤章小朋友满脸都是番茄酱，对着尤川泽说：「咕咕咕……」

尤川泽把奶嘴塞进尤章小朋友嘴里，「饿了就说，不要学鸽子叫。」

尤章睁着大大的眼睛，咯咯笑起来。

盛骁咽下一口，说：「爸爸。」

三分钟后，尤川泽开始冷笑，因为他明白了，自己儿子刚才想说「姑父」俩字。

此刻，盛砚书和一位年轻的女士背对他们站在一起，亲密交谈。

那个女人一头柔软的大波浪，披在腰后，好像是最时兴的冷茶色。

好茶！真是好茶！

尤川泽给盛骁使了个眼色，他懂了，下一刻扯着嗓子大喊：「爸爸！」

盛砚书自然听出了自家儿子的声音，一扭头，神色冷漠地看见三个极其神似的面孔望着自己。

大的那个一脸挑衅，两个小的纯属凑热闹。

淡淡的不爽自心底升腾，盛砚书拥起怀里的女人，说：「我们换个地方。」

刚烫了头发的佳期早忘了和盛砚书浓情蜜意，看见儿子的那一刻，乐呵呵地跑过去，「小小！」

盛骁伸出两只手，「妈妈！」

母子相认，感天动地。

尤川泽从最初的愤懑，到震惊，到一脸黑人问号，「你头发怎么了？」

佳期风情万种地撩开柔软的发丝，「好看吗？」

她今天还穿了件碎花连衣裙，肩上披着针织衫，温婉可人。

婚后的佳期，像骄阳之下盛放的牡丹花，滋润又充满生机。

盛砚书双手穿过佳期的发丝，向后拢到一起，勾住自己手腕的皮筋挽了几圈，「不是说热吗，回家再说。」

其实佳期今天只想进来买个冰激凌，然后去尤川泽家把盛骁接回去。

半路遇上，就顺路把尤川泽一起带回了家。

盛砚书性子冷，可对待小朋友极有耐性，任尤章小朋友在腿上坐着吐泡泡。

借此机会，他能看见妻子因为凑近逗弄孩子露出的纤细颈线，和浓密睫毛，因为衣着宽松，还能窥见一点春光。

于是盛砚书第一次跟姚茗姝打小报告，照片里，尤川泽正躺在沙发上玩游戏，盛骁被其牢牢堵在角落里，委屈地瞪着一双泪汪汪的眼睛。

一个小时后，姚茗姝登门，面带微笑，春风和煦，「老公，该回家了。」

尤川泽把手机往尤章手里一塞，笑着说：「尤章打游戏上瘾，我正教育他呢。」

姚茗姝眼睛扫过屏幕，「哦……我们章章真厉害，战绩 15-0。妈妈明天就把爸爸卖了，送你去搞电竞。」

尤川泽当场滑跪，「老婆我错了。」

佳期在心里暗爽，恶人自有天收，她哥自有嫂子收。

客人走后，佳期站在厨房里刷碗，身后的门被拉开，一双胳膊擦着佳期腰上的软肉环在前面，坚硬的胸膛贴过来。

接着，手套被盛砚书撸掉，扔在洗手池里。

佳期被他转了个身，抱起往案台上一放，刚刚好与盛砚书对视。

「喂……都是水啊——」

盛砚书一言不发，捧着佳期的脸颊吻下去。

她几乎零星地蹦出几个字，便被吞掉，不得不抱紧盛砚书的脖子，以防自己滑下去。

佳期穿了围裙，围裙下是宽松的旧 T 恤衫，裤子很短，刚刚到大腿，生盛骁的时候丰腴了一些，捏起来软糯适中。

盛砚书进来的时候关上了厨房门，可佳期还是吓得推他，「别！小小还在外面。」

「他睡了。」盛砚书不留情面地从围裙缝隙里伸进去，触及一片温软。

继而看云雾遮月，山峦起伏，朦胧动人。

佳期只觉得盛砚书疯了，厨房的门没有锁，小小三岁，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，贸然推开门，要她怎么对孩子解释？

「这里比卧室远。」盛砚书凑近，说完一口啃在佳期的耳郭上，冰凉的触感和牙齿的切磨让她战栗不止。

的确，小小的卧室就在他们隔壁，每每佳期忍得辛苦，大气不敢喘。

可厨房这种地方，怎么可以？

她想躲，被盛砚书圈住双手。

少顷，拨云见月，另一幅直击灵魂的绝美画卷暴露在夜色中。

那方小小的丘壑总是会长的，傲然于平原之上，即将随山海翻覆而变得波澜壮阔。

佳期后背贴在窗台，慌乱中把水龙头拧开了，顿时水流奔泻，湿漉漉的水汽冲入空气中，难驱燥热。

水珠四溅，挂在皮肤上，像衔了露水的花瓣儿，轻颤摇曳。

盛砚书眼中浓如墨色，欲念沉沉，大有疾风骤雨之势。

佳期想去拧上水龙头，突如其来的契合叫她像只受了惊的幼猫，低低哀唤一声，便软了身子。

「浪费啊……」

盛砚书只觉得佳期模糊的咬字都能要自己的命，扣住她的手腕，另一只手拧大开关，说话间含着沉重的喘息，「什么时候你不叫了，我再关上。」

初始佳期还能小声劝一劝，直到某一刻，便再也顾不上讲话了，每说一个字，都在与呼吸争夺空气。

时间慢慢流逝，佳期脑海中的弦越绷越紧，突然她慌乱地喊着：「砚书……砚书……」

这两个字，像在盛砚书的心头狠狠刮过，激起灵魂迭荡，几乎是一瞬间，愉悦在身体中爆裂开，逼得盛砚书将额头重重抵在佳期肩膀处，狠狠地喘息。

佳期颤抖着，鼻音浓重：「我后背都湿了……」

案台上水波四溢，水槽里的手套被激烈的水流冲得面目全非。

佳期像被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，发丝湿漉漉汗涔涔的。

盛砚书姿势不变，看着一脸懵逼的妻子，哑着嗓子说：「佳期，我还想——」

尤佳期猛地捂住了盛砚书的嘴，「离开这里！立刻！马上！」

她太害怕了，一个劲儿怀疑自己有没有被小小听到。

盛砚书低低笑了一声，捡了个大号围裙，将她一包抱回了卧室。

这次是彻底把门反锁了。

佳期知道自己难逃魔爪，许久以后，她窝在盛砚书怀里，气鼓鼓地念叨：

「全是洗洁精，衣服不能穿了，床单也湿了，刚换的，明天又要换……你们男人只顾自己爽，不知道我换床单有多费劲！」

盛砚书知道佳期的小脾气起来了，也不戳破。

其实家务活他从不舍得让佳期来干，前几天佳期小犟脾气上来，非要自己换换看，结果还没两天，就因今晚，前功尽弃。

「那我明天帮你。」盛砚书逗她。

「才不用你呢。」佳期抱着他，蹭蹭脑袋，「你最近好忙的……」

盛砚书的心又被重重击了一下，比刚才佳期喊他名字更甚。

谁说小妻子不懂疼人，盛砚书三十出头，正是事业最忙的时候，别人玩笑，说盛砚书精力充沛，白天工作，晚上顾家，要哄老婆孩子，言外之意，一个差了 6 岁的妻子，任性的时候便是负累。

可他的佳期不是。

她吵着接管家务，并非一时兴起。

在佳期心里，盛砚书也是她的宝贝，累了她会心疼，他已经足够优秀了，在她面前，可以适当软弱，这才是家人的意义，才是家的意义。

当年婚礼，佳期曾宣读过一句誓词：「爱意东升西落，浪漫至死不渝。」

后来，盛砚书对它的解读是：「我对你的爱，将无视临床死亡的宣判，直到永远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